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二

列傳五十二

酷吏下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溫

王鈞鉉

嚴安之

盧

羅希奭

毛若虛

敬羽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也解褐典儀累拜監察御史中宗朝武三思恃庶人勢駙馬都尉王同皎謀誅之事洩令紹之按問而誅同皎紹之初按問同皎張仲之祖延慶謀衣袖中發調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宋之遜以其外

妹妻延慶曰今日將行何事而以妻爲之遜固抑與延慶且治其心矣之遜子曇密發之乃敕右臺大夫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盡其事詔宰相李嶠等對問諸相懼三思威權但僂俛佯不問仲之延慶言曰宰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嶠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其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卽爲紹之所擒塞口反接送獄中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折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曰反賊臂且折矣命已輸汝當訴爾於天帝因裂衫以束之乃自誣反而遇誅紹之自此

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累遷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經汴
州辱錄事參軍魏傳弓尋拜監察御史紹之後坐贓污
詔傳弓按之獲贓五千餘貫以聞當坐死韋庶人妹保
持之遂黜放爲嶺南瓊山尉傳弓初按紹之紹之在揚
州色動謂長史盧萬石曰頃辱傳弓今爲所按紹之死
矣逃入西京爲萬年尉擒之擊折其足因授南陵令員
外置開元十三年累轉括州長史同正員不預知州事
死

周利貞

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

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闌魚公何疑問
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神龍初爲侍御史附託權
而有魚焉闌得之刺史大笑

要為桓彥範敬暉等五王嫉之出為嘉州司馬時中書

舍人崔湜與桓敬善武三思用事禁中彥範憂之託心

腹於湜湜反露其事於三思為三思所中盡流嶺南湜

勸盡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利貞即湜之

表兄因舉為此行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利貞至皆鴆殺之因擢

為左臺御史中丞數為仇人狙報幾不免先天元年為廣州都督

時湜為中書令與僕射劉幽求不叶陷幽求徙於嶺表

諷利貞殺之為桂州都督王峻護之逗留獲免利貞專事割剝

夷僚苦其殘虐皆起為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無何元宗正位利

貞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驛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

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原令
康暉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
孫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
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
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
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鉏戮恒
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
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
細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
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
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
得金銀錦繡昌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
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讐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
人今擢典要藩由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
之元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
州刺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
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
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元宗曰訴父
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
奉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

王旭太原祁人也曾祖

新書作祖

珪貞觀初爲侍中尚永寧

公主

案珪封永寧郡公非尚永寧公主也誤

旭解褐鴻

字

州參軍轉兗州

兵曹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

兄弟尊立孝和皇帝其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斬之賁

其首赴於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唐隆元年元宗誅韋

庶人等并州長史周仁軌韋氏之黨有詔誅之旭不覆

敕又斬其首馳赴西京開元二年累遷左臺侍御史時

光祿少卿盧崇道以崔湜妻父貶於嶺外逃歸匿於東

都爲讐家所發詔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崇道

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三子

並杖死於都亭驛門生親友皆決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叶遞相糾訐傑竟左遷衢州刺史旭旣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五年遷左司郎中常帶侍御史旭爲吏嚴苛左右無敢支梧每銜命推劾一見無不輸款者製獄械率

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繼髮以石脅承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將京師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間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時宋王憲府掾紀希

虬兄任劒南縣令被告有贓私旭使至蜀鞫之其妻美旭威逼之因奏決殺縣令納贓數千萬至六年希虬遣奴詐爲祇承人受顧在臺事旭累月旭賞之召入宅中

委以腹心其奴密記旭受饋遺囑託事乃成數千貫歸謁希虬希虬銜泣見憲敘以家寃憲憫之執其狀以奏詔付臺司劾之贓私累巨萬貶龍平尉憤恚而死甚爲時人之所慶快

吉溫天官侍郎項弟琚之孽子也譎詭能諂事人遊於中貴門愛若親戚性禁害果於推劾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疑承恩倖引溫入對元宗目之而謂疑曰是一不良漢朕不要也時蕭炅爲河南尹河南府有事京臺差溫推詰事連炅堅執不捨賴炅與右相李林甫善抑而免之及溫遷炅已爲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卽

就其官人爲危之時驃騎高力士常止宿宮禁或時出外第昺必謁焉溫先馳與力士言譴甚洽握手呼行第昺覲之歎伏及他日溫謁昺於府庭遽布心腹曰他日不敢隳國家法今日已後洗心事公昺復與盡歡會林甫與左相李適之駙馬張珣不叶適之兼兵部尚書珣兄均爲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訐出兵部銓曹主簿事令史六十餘人僞濫事圖覆其官長詔出付京兆府與憲司對問數日竟不究其由昺使溫劾之溫於院中分囚於兩處溫於後廳佯取兩重囚訊之或杖或壓痛苦之聲所不忍聞卽云若存性命乞紙盡答令史輩素諳溫

各自誣伏罪及溫引問無敢違者晷刻間事輯驗囚無
拷訊決罰處常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額獸不足縛也會
李林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己者乃引之於門與羅希夷
同鍛鍊詔獄五載因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爲盛王
琦妃擢京兆府士曹時林甫專謀不利於東儲以左驍
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壻令溫推之溫追著作郎王曾
前右司禦率府倉曹王修己左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
騎曹徐徵同就臺鞠數日而獄成勣等杖死積屍於大
理寺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譟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六載林甫
又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違忤其旨御史中

丞王鉷與慎矜親而嫉之同構其事云蓄圖讖以己是
隋煬帝子孫闕於興復林甫又奏付溫鞠焉慎矜下獄
繫之使溫於東京收捕其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
慎名於汝州捕其門客史敬忠敬忠頗有學嘗與朝貴
遊蹉跎不進與溫父琚情契甚密溫孩孺時敬忠嘗抱
撫之溫令河南丞姚開就擒之鎖其頸布袂蒙面以見
溫溫驅之於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典誘之云楊慎矜
今款招已成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忤之必死敬忠
迴首曰七郎乞一紙溫佯不與見詞懇乃與桑下令答
三紙辨皆符溫旨喜曰丈人莫相怪遂徐下拜及至溫

湯始鞫慎矜以敬忠詞爲證及再搜其家不得圖識林甫恐事洩危之乃使御史盧鉉入搜鉉乃袖識書而入於隱僻中詬而出曰逆賊牢藏祕記今得之矣指於慎矜小妻韓珠圍婢見舉家惶懼且行捶擊誰敢忤焉獄乃成慎矜兄弟賜死溫自是威振衣冠不敢偶言溫早以嚴毒聞頻知詔獄忍行枉濫推事未訊問已作奏狀計贓數及被引問便懾懼卽隨意而書無敢惜其生者因不加拷擊獄成矣林甫深以溫爲能擢戶部郎中常帶御史林甫雖倚以爪牙溫又見安祿山受主恩驃騎高力士居中用事皆附會其間結爲兄弟常謂祿山曰

李右相雖觀察人事親於三兄必不以兄爲宰相溫雖被驅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溫爲相卽奏兄堪大任擠出林甫是兩人必爲相矣祿山悅之時祿山承恩無敵驟言溫能元宗亦忘曩歲之語十載祿山加河東節度因奏溫爲河東節度副使并知節度營田及管内採訪監察留後事其載又加兼鴈門太守仍知安邊郡鑄錢事賜紫金魚袋及丁所生憂祿山又奏起復爲本官尋復奏爲魏郡太守兼侍御史楊國忠入相素與溫交通追入爲御史中丞仍充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溫於范陽辭祿山令累路館驛作白紬帳以候之又令男慶緒

出界送攏馬出驛數十步及至西京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十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拜左僕射充閑廐使因奏加溫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閑廐苑內營田伍坊等副使時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成溫轉厚於祿山國忠又忌之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入奏於華清宮陟自謂失職託於溫結歡於祿山廣載河東土物饋於溫又及權貴國忠諷評事吳豸之使鄉人告之召付中書門下對法官鞠之陟伏其狀貶桂嶺尉溫澧陽長史溫判官員錫新興尉明年溫又坐贓七千匹及奪人口馬奸穢事發貶端州高要尉溫至嶺外遷延不進依於張

博濟止於始安郡八月遣大理司直蔣沆鞠之溫死於
獄中博濟及始安太守羅希奭死於州門初溫之貶斥
元宗在華清宮謂朝臣曰吉溫是酷吏子姪朕被人誑
惑用之至此屢勸朕起刑獄以作威福朕不受其言今
去矣卿等皆可安枕也初開元九年有王鈞爲洛陽尉
十八年有嚴安之爲河南丞皆性毒虐笞罰人畏其不
死皆杖訖不放起須其腫墳徐乃重杖之懊血流地苦
楚欲死均與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懾懼溫則售身
權貴噬螫衣冠闕頗異耳溫九月死始興十一月祿山
起兵作亂人謂與溫報讐耳祿山入洛陽城卽僞位元

宗幸蜀後祿山求得溫一子纔六七歲授河南府參軍給與財帛初溫之按楊慎矜侍御史盧鉉同其事鉉初爲御史作韋堅判官及堅爲李林甫所嫉鉉以堅款曲發於林甫冀售其身及按慎矜鉉先與張瑄同臺情旨素厚貴取媚於權臣誣瑄與楊慎矜共解圖讖持之爲驢駒拔櫬以成其獄又爲王鉷閑廐判官鉷緣刑繹事朝堂被推鉉證云大夫將白帖索廐馬五百匹以助逆我不與之鉷死在晷刻鉉忍誣之衆咸怒恨焉及被貶爲廬江長史在郡忽見瑄爲祟乃雲端公何得來乞命不自由鉉須臾而卒

羅希奭本杭州人也近家洛陽鴻臚少卿張博濟堂外

甥

博濟李林甫壻也

爲吏持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

吉溫持獄又與希奭姻婭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

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

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溫鍛鍊故時稱羅鉗吉

網惡其深刻也八載除刑部員外轉郎中十一載李林

甫卒出爲中部始安二太守仍充當管經畧使十四載

以張博濟吉溫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等流貶皆於

始安希奭或令假攝右相楊國忠奏遣司直蔣沆往按

之復令張光奇替爲始安太守仍降敕曰前始安郡太

守充當管經畧使羅希奭幸此資序叨居牧守地列要
荒人多竄殛尤加委任冀絕姦訛翻乃嘯結逋逃羣聚
不逞應是流貶公然安置或差攝郡縣割剝黎甿或輟
借館宇侵擾人吏不惟輕侮典憲實亦隳壞紀綱擢髮
數僇豈多其罪可貶海東郡海康尉員外置張博濟往
託回邪跡惟憑恃嘗自抵犯又坐親姻前後貶官歲月
頗久逗留不赴情狀難容及命按舉仍更潛匿亡命追
刑莫斯爲甚並當切害合峻常刑宜於所在各決重杖
六十使夫爲政之士克守章程負罪之人期於悛革凡
厥在位宜各悉心時員錫李從一韋誠奢吉承恩並決

杖遣司直宇文審往監之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其性殘忍初爲蜀川縣尉使司以推勾見任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已六十餘矣肅宗收兩京除監察御史審國用不足上策徵剝財貨有潤於公者日有進奉漸見任用稱旨每推一人未鞫卽先收其家資以定贓數不滿望卽攤徵鄉里近親峻其威權人皆懼死輸納不差晷刻乾元二年鳳翔府七坊押官先行剽劫州縣不能制因有劫殺事縣尉謝夷甫因衆怒遂榜殺之其妻訴於李輔國輔國奏請御史孫瑩鞫之瑩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陽三司

使雜鞫之又不得成其罪因令若虛推之遂歸罪於夷甫伯陽與之言若虛頗不遜伯陽數讓之若虛馳謁告急肅宗曰卿且出對曰臣出卽死矣肅宗潛留若虛簾內召伯陽至伯陽頗短若虛上怒叱出之因流貶伯陽同推官十餘人皆於嶺外遠惡處宰相李峴以左右於瑩等亦被貶斥於是若虛威震朝列公卿懾懼矣尋擢爲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貶賓化尉而死

敬羽寶鼎人也父昭道開元初爲監察御史羽貌寢而性便僻喜候人意旨天寶九載爲匡城縣尉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引在幕下及肅宗於靈武卽大位羽尋擢

爲監察御史以苛刻徵剝求進及收兩京後轉見委任

作大枷有魴

音鱗

尾榆著卽悶絕又臥囚於地以門關輾

其腹號爲肉餠飪掘地爲坑實以棘刺以敗席覆上領
囚臨坑訊之必墜其中萬刺攢之又捕逐錢貨不減毛
若虛上元中擢爲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
李遵爲宗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
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豐碩頃間悶卽倒請垂
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也遵絕倒者
數四請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贓數千貫奏之肅宗以
勲舊捨之但停宗正卿及嗣薛王珍潛謀不軌詔羽鞠

之羽召支黨羅於廷索魴尾榆柳之布栲訊之具以繞之信宿成獄珍坐死右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等九人並斬太子洗馬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閔楚州司馬張昴左武衛兵曹參軍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李岳廣文館進士張夔等六人決殺駙馬都尉薛履謙賜自盡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胡人康謙善賈資產億萬計楊國忠爲相授安南都護至德中爲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謙髭鬚長三尺過帶按之兩宿鬚髮皆禿膝踝亦栲碎視之者以爲鬼物非人類也乞捨其生以後送狀奏殺

之沒其資產羽與毛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爲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毛敬裴畢之稱畢尋流黔中羽寶應元年貶爲道州刺史尋有詔殺之羽聞之衣凶服南奔溪洞爲吏所擒臨刑袖中執州縣官吏犯贓私狀數紙曰有人通此狀恨不得推究其事主州政者無宜寢也

贊曰王德將衰政在姦臣鷹犬搏擊縱之者人遭其毒螫可爲悲辛作法爲害延濫不仁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二

[illegible]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三

列傳五十三

忠義上

夏侯端

劉感

常達

羅士信

呂子臧

馬元規從新書增

張道源

族子楚金

李育德

從新書增

李公逸

張善相

王行敏

從新書增
盧士獻

李元通

敬君宏

馮立

謝叔方

王義方

成三郎

尹元貞

高叡 子仲舒

王同皎 孫潛從新書增
周憬

蘇安恒 俞文俊 王求禮已見一
百五十二卷重出今刪

燕欽融 郎岌

安金藏

吳保安 從新書增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軻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捨生而取義可也古之德行君子動必由禮守之以仁造次顛沛不愆於素有若仲由之結纓鉏麇之觸樹紀信之蹈火豫讓之斬衣此所謂殺身成仁臨難不苟者也然受刑一代顧瞻七族不犯難者有終身之利隨市道者獲當世之榮苟非氣義不羣貞剛

絕俗安能碎所重之支體徇他人之義哉則由魔信讓
之徒君人者常宜血祀況自有其臣乎卽如安金藏剖
腹以明皇嗣段秀實挺笏而擊元凶張巡姚閏之守城
杲卿真卿之罵賊又愈於金藏秀實等各見本傳今採
夏侯端李愷已下附於此篇新書序曰夫有生所甚重
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
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爲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
濟也要爲重所與終始一揅雖類嵩岱不吾壓也夷齊
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入至餓死不肯屈卒
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爲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
損焉故忠義者誠天下之大閑歟姦欽逆鼎搏人而肆
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旣然疑沮
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爲彼者而爲我也義在與在義
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
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爲之彼委靡軟熟偷生自私者

真畏人也哉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之孫也仕隋爲大理司直高祖龍潛時與其結交大業中高祖率師於河東討捕迺請端爲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日滋端頗知元象善相人說高祖曰金玉牀搖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實沉之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曉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李强者先誅金才旣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爲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高祖深然其言及義師起端在河東爲吏所捕送於長安囚之高祖入京城釋之引入臥內與語極歡

授祕書監屬李密爲王世充所破以衆來降關東之地
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持節爲河南
道招慰使至黎陽李勣發兵送之自澶水濟河傳檄郡
縣東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行次譙
州會亳州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史王要漢並以所部
降於世充路遂隔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
不忍委去端知事必不濟乃坐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
士因歔歔曰今王師已敗諸處並沒卿等土壤悉皆從
僞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然我奉王命不可從卿有
妻子無宜効我可斬吾首持歸於賊必獲富貴衆皆號

涕端又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士抱持之皆曰公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諸人與公共事經涉艱危豈有害公而取富貴復與同進潛行五日餒死者十三四又爲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大半端唯與三十餘人東走採生蠶豆而食之猶持節與之俱臥起謂衆人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國恩所以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賊猶全性命吾當抱此一節與之俱殞衆又不去會李公逸爲唐守杞州聞而勒兵迎館之於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公逸感端之義獨堅守不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禮甚厚

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吏部尚書端對其使者曰
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斬我頭將往
見汝何容身苟活而屈於賊乎遂焚其書拔刀斬其所
遺衣服因發路西歸解節旌懷之取竿加刃從間道得
至宜陽初山中險峻先無蹊徑但冒履榛梗晝夜兼行
從者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遇猛獸而死又半其餘至
者皆鬢髮禿落形貌枯瘠端馳驛奉見但謝無功殊不
自言艱苦高祖憫之復以爲祕書監俄出爲梓州刺史
所得料錢皆散施孤寡貞觀元年病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也武德

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爲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脚至膝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愈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屍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諡曰忠壯令其子襲官爵并賜田宅

常達陝人也初仕隋爲鷹揚郎將數從高祖征伐甚蒙

親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

懼自匿不出

新書從高祖征伐與老生戰霍邑軍敗自殺

高祖謂達已死令

人閱屍求之及達奉見高祖大悅以爲統軍武德初拜

隴州刺史時薛舉屢攻之不能克

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

乃遣其

將仵士政以數百人僞降達達不之測厚加撫接士政

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而叛牽達以見於舉

達詞色抗厲不爲之屈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否達

曰正是癭老嫗何足可識竟釋之有賊帥張貴謂達曰

汝識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瞋目視之貴怒拔刀將斫達

人救之

趙宏安為蔽捍

獲免及仁杲平高祖見達謂曰卿之忠

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劉威常達
須載之史策也執忤士政撲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復
拜隴州刺史卒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也大業中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
孟讓來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
固請自効須陀謂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
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鞭而上馬須陀壯而從之擊賊濊
水之上陣纔列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
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畧陣衆賊愕然無敢逼者須陀

因而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剗其鼻而懷之及還則驗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陀甚加歎賞以所乘馬遺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煬帝遣使者慰喻之又令畫工寫須陀士信戰陣之圖上於內史及須陀爲李密所殺士信隨裴仁基率衆歸於密署爲總管使統所部隨密擊王世充敗士信躍馬突進身中數矢乃陷於世充軍世充知其驍勇厚禮之與同寢食後世充破李密得密將邴元真等盡拜爲將軍不復專重之士信恥與爲伍率所部千餘人奔於穀州高祖以爲陝州道行軍總管使圖世充及大軍至洛陽

士信以兵圍世充千金堡中有大罵之者士信怒夜遣
百餘人將嬰兒數十至於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
管因令嬰兒啼諫旣而佯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
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
路俟其開門奮擊大破之殺無遺類世充平擢授絳州
總管封鄴國公尋從太宗擊劉黑闥於河北有洺水人
以城來降

王君廓戍之賊急攻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

遣士信入

城據守賊悉衆攻之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救經數日
城陷爲賊所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詞色不屈

遂遇害年二十

新書二十八案高祖本紀士信之死在武德五年壬午如舊書年二十則生於

隋文帝仁壽三年癸亥新書二十八則生於開皇十五年乙卯然上信年十四從張須陀擊王薄如新書則在煬帝大業四年戊辰舊書則在大業十二年丙子案隋書煬帝本紀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始聚衆作亂不應大業四年從須陀擊薄也新書誤太宗聞而傷惜購得其屍葬之諡曰勇士信初爲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側及卒果就仁基左而託葬焉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也大業末爲南陽郡丞高祖克京師遣馬元規撫慰山南子臧堅守不下元規遣使諷諭之前後數輩皆爲子臧所殺及煬帝被殺高祖又遣其婿薛君倩賁手詔諭旨子臧乃爲煬帝發喪成禮而後

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時朱粲新敗子臧率所部數千人與元規併力將擊之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戰可擒若更遷延部衆稍集力强食盡必死戰於我爲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又不許俄而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子臧謂元規曰言不見納以至於此老夫今坐公死矣粲果率兵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遇害

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

然無謀以至於敗

張道源

名河以字顯

并州祁人也年十五

新書十四

父死居喪以

孝行稱縣令郭湛改其所居爲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

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

屍臥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里

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

高祖舉義召授大將軍府戶曹參軍

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

及平

京城遣道源撫慰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款附高祖下書

褒美累封范陽郡公

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爲實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

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即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

後拜大理卿時何稠士

澄有罪家口籍沒仍以賜之道源歎曰人有否泰蓋亦

是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

近仁者之心乎皆捨之一無所取尋轉太僕卿後歷相

州都督

拜綿州刺史

武德七年卒官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

源雖歷職九卿身死日唯有粟兩石高祖深異之賜其家帛三百段族子楚金

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居也乃俱薦擢第楚金高宗時累遷刑部侍郎儀鳳年有妖星見楚金上疏極言得失高宗優納賜帛二百段則天臨朝歷位吏部侍郎秋官

尚書賜爵南陽侯爲酷吏周興所陷配流嶺表竟卒於徙所著翰苑三十卷紳誡三卷並傳於時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爲名臣世富於財家童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涉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私署總管密爲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卽拜涉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渡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歡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羣囚譟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城走

卽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
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
皆沒

李公逸汴梁雍邱人也隋末與族弟善行以義勇爲人
所附初歸王世充知其必敗遣間使請降高祖因以雍
邱置杞州拜爲總管封陽夏郡公又以善行爲杞州刺
史世充遣其從弟辨率衆攻之公逸遣使請援高祖以
其懸隔賊境未卽出兵公逸乃留善行居守自入朝請
援行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送於洛陽世
充謂曰卿越鄭臣唐有說安在公逸答曰我於天下唯

聞有唐世充怒斬之善行竟沒於賊高祖聞而悼惜封其子爲襄邑縣公

張善相許州襄城人也大業末爲里長每督縣兵逐小盜爲衆所附遂據本郡歸於李密密敗以城歸國高祖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數攻之善相頻遣使請救兵旣不赴城中糧盡自知必敗謂僚屬曰死當斬吾頭以歸世充衆皆泣曰寧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後城陷被擒送於世充辭色不撓罵世充極口尋被害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

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
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馳往旣至
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侍空乏衆恟懼行敏患之會有
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
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
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
旣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
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
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叡李元通士叡客韓城隋
亂結納英豪高祖與之舊及兵興率數百人上謁汾陰

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宏基敗隋將桑顯和於
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
其郭拒戰半日士見親屬係虜乃潰士叡爲賊擒欲使
說下城堡不從見殺

李元通雍州藍田人仕隋鷹揚郎將義兵入關率所部
歸國累除定州總管劉黑闥反叛攻之城陷被擒黑闥
重其才欲以爲大將元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
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
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元通曰諸君
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吾當爲諸君一醉遂與

樂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劒可借吾刀守者與之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而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

新書大將軍

敬君宏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儁曾孫也武德中爲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於元武門加授雲麾將軍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元武門君宏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宏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宏左屯

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馮立同州馮翊人也有武藝畧涉書記隱太子建成引爲翊衛車騎將軍託以心膂建成被誅其左右多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元武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宏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在東宮潛爲間構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復出兵來戰殺傷我將士汝罪二也何以逃死對曰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職之日無所顧憚因伏地獻歔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立歸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濟終當以死

奉答未幾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
獲甚衆太宗聞而嘉歎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
黷貨爲蠻夷所患由是數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
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
何足道也哉吾當汲而爲食豈止一盃耶安能易吾性
乎遂畢飲而去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於官

謝叔方雍州萬年人也初從巢刺王元吉征討數有戰
功元吉奏授屈陲直府左軍騎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
於元武門叔方率府兵與馮立合軍拒戰於北闕下殺
敬君宏呂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護軍尉遲敬德傳元

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歷遷西伊二州刺史善綏邊鎮胡戎愛而敬之如事嚴父貞觀末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洪廣二州都督永徽中卒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潁上令問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

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

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

尚書外郎獨孤慙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慙確論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拄慙直出其上左右爲慙不平輒

罷俄受晉王府參軍直宏文館特進魏徵甚禮之將以

姪女妻之義方竟娶徵之姪女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

勢今感知已之言故也

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

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案此段舊書義方竟娶上有脫文

轉太子校書無何坐

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爲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

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

而祭爲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德

諸已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因忠獲戾以孝見

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時當盛夏

風濤蒸毒旣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

領集生徒請爲講經行釋奠之禮清歌吹簫登降有序

蠻酋大喜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
流配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
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
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
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轉雲陽丞擢爲著作佐
郎顯慶元年遷侍御史時中書侍郎李義府執權用事
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義府悅之託大理丞
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又敕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
倫重按其事正義自縊高宗特原義府之罪義方以義
府姦蠹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

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死不恨義方乃
先奏曰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
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
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幾又拜臣
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隕首非報唯欲有犯
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義府枉殺寺丞陛下已赦之臣
不應更有鞫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
交泰亦不可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於四凶
漢祖失之於陳豨光武失之於逢萌魏武失之於張邈

此四帝者英傑之主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繼
聖撫育萬邦蠻貊夷落猶懼疎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
虐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容
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
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
請重鞫正義死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乃延
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
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
終齒漢皇之劔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
不能盡忠竭節對馭王休策蹇勵驚祇奉皇眷而反憑

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美原
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
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
不可容金風屈節玉露啟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
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
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參軍秩
滿家於昌樂聚徒教授母卒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
年五十五撰筆海十卷文集十卷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而不貪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於時
門人何彥先員半千爲義方制服三年喪畢而去半

千者

案員半千傳半千位終太子右諭德新書王義方傳彥先終天官侍郎則此當作彥先又案新書藝

文志員半千撰三國春秋二十卷則下文撰三國春秋上缺半千字

齊州全節人也事義

方經十餘年博涉經史知名河朔則天時官至天官侍郎撰三國春秋二十卷行於代自有傳

成三郎幽州漁陽人也光宅年爲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徐敬業以爲前鋒與賊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於江都賊黨唐之奇給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圍爾數重破爾在於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之奇怒斬之敬業平贈左監門

將軍諡曰勇時曲阿令尹元貞亦死敬業之難

尹元貞者瀛州河間人也在曲阿聞敬業攻陷潤州率兵赴援及戰敗被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已將加任用元貞詞色慷慨竟不之屈尋遇害敬業平贈潤州刺史諡曰壯

高叡雍州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頴孫也父表仁穀州刺史叡少以明經

稍遷通義令有治勞人刻石載德

累除桂州都督尋

加銀青光祿大夫轉趙州刺史封平昌縣子聖祿初突厥默啜來寇叡嬰城固守長史唐波若見城圍甚急遂潛謀應賊叡覺之將自殺不死俄而城陷被擒更令招

喻諸縣未降者叡竟不從遂爲所殺初賊將至州境或謂叡曰突厥所向無前百姓喪膽明公力不能禦不若降之叡曰吾爲天子刺史不戰而降其罪大矣則天聞而深歎息之贈冬官尚書諡曰節及賊退唐波若伏誅家口籍沒因下制曰故趙州刺史高叡狂賊旣至死節不降長史唐波若不能固城相率歸賊高叡已加褒贈波若等身死破家賞罰旣行須敦懲勸宜頒示天下咸使知聞

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爲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

璟中書侍郎蘇珽每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故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則又何所疑矣仲舒累遷太子右庶子卒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侍中附馬都尉寬之曾孫其先自瑯琊仕江左陳亡徙家河北同皎長安中尚皇太子女定安郡主授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膳郎敬暉等討張易之兄弟也遣同皎與右羽林將軍李多祚迎太子於東宮請太子至元武門指麾將士太子初拒而不許同

皎諷諭切至

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

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

子猶豫同皎卽扶上馬案舊太子乃就駕從至元武門

書李義府傳此段作李湛語斬關入兵趨

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以功授右千牛將軍封瑯琊郡

公賜實封五百戶及郡主進封爲公主拜同皎爲附馬

都尉尋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光祿卿神龍二年同皎以

武三思專權任勢謀爲逆亂乃招集壯士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

俊冉祖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劫殺三思同謀人撫州司

倉冉祖雍具以其計密告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

辭之慈固請乃成昏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慈子曇三思乃遣校書郎李俊上言同皎潛謀殺三思後將

擁兵詣闕廢黜皇后帝然之遂斬同皎於都亭驛前籍

沒其家

仲之延慶皆死

臨刑神色不變天下莫不寃之睿宗卽

位令復其官爵

諡曰忠壯

執冉祖雍李悛並誅之

同皎子繇尚永穆公

主生子潛字宏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

弄以帝外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

作監吏或籍名北軍輒驕情不事潛悉奏罷之故不戒

而辨監無公食而息錢舊皆私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爲

故事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使憲宗與對大悅曰

吾知而善職我自原州踰硤石取虜將一人斥烽候

兵利而嚴遂引師自原州踰硤石取虜將一人斥烽候

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

穆宗卽位封瑯琊郡公更節度荆南疏吏惡榜之里閭

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之不能者罷故無冗軍大

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初與同皎叶謀有武當丞周憬者

壽州壽春人也事旣洩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而死臨終

謂左右曰比干古之忠臣也儻神道聰明應知周憬忠

而死也韋后亂朝寵樹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也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門而出其後皆如其言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也博學九明周禮及春秋左氏傳大足元年投匭上疏曰陛下欽聖皇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應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思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王旣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矣故舜之於禹是其親族旦舉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旣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旣尊寶位將倦機

務殷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臣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是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閑養人之術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來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饗祀不輟斯爲美矣豈不大哉疏奏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長安二年又上疏曰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

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
皇晏駕留其顧記將以萬幾殷廣令陛下兼知其事雖
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驩兜在其間陛下骨肉之恩
阻陛下子母之愛忘臣謂聖情以運祚將喪極斯大節
天下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
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
庶陛下雖納隍軫念亦罔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
堯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
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踐宸極
歃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

居正統實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唯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謠當今太子逗留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詒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機務自怡聖躬
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
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
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
願陛下稍輟萬幾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
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疏奏不納明年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
安恒又抗疏申理之曰臣聞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
天下之心能進天下之善除天下之惡若爲君王而不
行此四者則當神冤鬼怒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

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於庶政親總萬幾博採謀猷

傍求俊乂故海內以陛下爲

字缺

之主矣暮年以來怠於

政教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海
之內以陛下爲受佞之主矣邪正莫辨訴訟含冤豈陛
下昔是而今非蓋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大夫
檢校太子右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
聞位居宰輔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爲龜鏡踐邪佞之
路者嫉元忠若仇讎麟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
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貴自當飲冰懷懼酌水思清
夙夜兢兢以答恩造不謂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

而獻馬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亂代之法汙我明君之朝
自元忠下獄臣見長安城內街談巷議皆以陛下委任
姦宄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不順之言以易之必有交
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士空撫髀於
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無辜而受
戮亦徒虛死耳今賊虜强盛徵歛煩重以臣言之萬姓
不勝其弊況又聞陛下縱逸讒慝禁錮良善賞刑失中
則遐邇生變臣恐四夷因之則窺覘得失以爲邊郡之
患百姓因之卽結聚義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逐鹿之
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從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內問

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禦之臣
今爲陛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元忠
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
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榮寵翦其羽翼
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滋專國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
伯則社稷危矣惟陛下圖之臣本微賤不識元忠易之
豈此可親而彼可疎但恐讒邪長而忠臣絕伏願陛下
鑒垂天鑒察臣此心卽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疏奏
易之等大怒欲遣刺客殺之賴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
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魏知古等保護以免安恒神龍初

爲集藝館內教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或言安恒預其謀遂下獄死睿宗卽位知其冤下制曰故蘇安恒文學基身鯁直成操往年抗疏忠藹可嘉屬回邪擅構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於懷宜贈寵章式旌徽烈可贈諫議大夫時又有俞文俊王求禮亦以直言見稱

俞文俊者荊州江陵人則天載初年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爲慶山四方畢賀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疢贅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

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至矣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燕欽融洛州偃師人也景龍末爲許州司戶參軍時韋庶人干預國政盛封拜羣從子弟又與悖逆庶人及附馬都尉武延秀中書令宗楚客等將圖危宗社欽融連上奏其事庶人大怒勸中宗召欽融廷見撲殺之宗楚客又私令執法者加刃欽融因而致死睿宗卽位下制曰故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先陳忠讜頗列章奏雖干非其位而進不顧身永言奄亡誠所傷悼方開諫路宜慰竈竈可贈諫議大夫仍令備禮改葬特授一子官先

是定州人耶岌亦備陳韋庶人及宗楚客將爲逆亂之狀中宗不納而韋庶人勸杖殺之睿宗卽位追贈諫議大夫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初爲太常工人載初年則天稱制睿宗號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內侍范雲仙並以私謁皇嗣腰斬自此公卿已下並不得見之惟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鞠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惟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絕

而仆則天聞之令舉入宮中遣醫入却內五藏以桑白
皮爲線縫合傳之藥經宿金藏始甦則天親臨視之歎
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令俊臣停推睿宗
由是免難金藏神龍初喪母寓葬於都南關口之北廬
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
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大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
上聞敕旌表其門景雲中累遷右武衛中郎將元宗卽
位追思金藏忠節下制褒美擢拜右驍衛將軍乃令史
官編次其事開元二十年又特封代國公仍於東岳等
諸碑鐫勒其名竟以壽終

配享睿宗廟
延大厩中

贈兵部尚書

諡

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
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右諭德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嵩蠻叛
拜李蒙爲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
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
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
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
戰沒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
貴胄也求千緡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嵩州營贖仲翔苦
無資乃力居貨十年得緡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
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

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
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卽委縑於蠻得仲翔
以歸始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西西嚴遇
之晝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
安之義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久乃調蔚
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
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於時保安以彭
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纓經囊其骨
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
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三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四

列傳四十四

忠義下

李愷

子源景讓

彭景溫

彭孫

張介然

崔無詖

盧奕

蔣清

顏杲卿

袁履謙沈盈

兄春卿以下從新書增

子泉明

賈循

從新書增父會

薛愿

龐堅從新書增

堅高祖王

張巡

姚閭南霽雲雷萬春二人從新書增

許遠

程千里

袁光庭

張興

從新書增

蔡廷玉

從新書增

邵真

符璘

父令奇

從新書增

趙曄

孟華

從新書增

周曾

從新書增

石演芬

張名振

張仝

甄濟

子逢從新書增

劉敦儒

高沐

郭叩郭艮從新書增

賈直言

庾敬休

辛讜

黃碣

從新書增

孫揆

從新書增

李愷

其先出典聖皇帝譜係疏晦不復傳

父希倩中宗神龍

初右臺監察御史愷早聰敏以明經舉開元初爲咸陽

新書

尉時張說自紫微令燕國公出爲相州刺史河北

按察使有洺州劉行善相人說問察案後誰貴達行乃

稱澄及臨河尉鄭巖說乃以女妻巖妹媚陰行真女妻

於澄

曾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

及說爲并州長史太平軍大

使引澄常在幕下九年入爲相澄又爲長安尉屬宇文

融爲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廩業宇文順

于儒卿李宙及澄爲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

竝遷監察御史

坐小累下除晉陽令

澄驟歷兵吏部郎中給事中

澄有吏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

失李林甫意

二十八年

爲河南少尹時蕭炅爲尹依倚權貴蒞事多不法澄以

公直正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甌生以左道求進託以

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愷必挫之泉及甌生患之

而構於朝廷天寶初出爲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

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徒十一載累轉襄陽河東太守本道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

採訪謁於行在所改尚書右丞京兆尹楊國忠惡之十四載

轉光祿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其載十一月安祿山

反於范陽人心震懼元宗遣安西節度封常清兼御史

大夫爲將召募於東京以禦之愷與留臺御史中丞盧

奕河南尹達奚珣綏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侵逼遷愷

禮部尚書依前留守自逆徒發范陽至渡河令嚴覘候

計絕及渡河陷陳留滎陽二郡殺張介然崔無詖數日

間已至都城下祿山所統皆蕃漢精兵訓練已久常清
之衆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戰及兵交之後被鐵騎唐突
飛矢如雨皆魂懼色沮望賊奔散愷謂奕曰吾曹荷國
重寄誓無避死雖力不敵其若官守何奕亦便許願守
本司於是愷居留守宅奕獨居臺中及常清西奔祿山
領其衆椎鼓大呼以入都城殺掠數千人箭及宮闕然
後住居於閑廐中令擒愷及奕判官蔣清等三人害之
以威於衆祿山傳愷奕清三人之首以徇河北信宿至
平原太守顏真卿斬其使浴其首殮以木函祭而瘞之
以聞元宗贈愷司徒諡忠烈

新書忠懿河洛
平再贈太尉

仍與一子

五品官奕武部尙書崔無詖工部尙書各與一子官蔣

清文部郎中

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卽位錄武德

以來將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正員官史館考勲

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

第二等以其次年第三等子孫數訟於朝有詔差爲二

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

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

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

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恕已崔元

暉桓彥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琯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

遠盧奕南霽雲蕭華張鎬李勉張鑑蕭復柳渾賈耽馬

燧李澄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烟閣云○司空太子太

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元齡尙書右僕射檢校侍中

萊國公杜如晦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

瑀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

國公高士廉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

永寧郡公王珪吏部尙書參預朝政道國公戴胄中書

令江陵縣子岑文本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

尚書高唐縣公馬周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
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燕國公于志寧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
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蔣
縣公高季輔侍中兼太子賓客襲穎川縣公韓瑗中書
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饒山縣公郝處俊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
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內史河東縣侯裴炎文
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溫國公蘇良嗣內史梁國公
狄仁傑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平軍大總管
隴右諸軍大使譙縣子婁師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石泉縣公王方慶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
襲邢國公王及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
事齊國公魏元忠紫微令梁國公姚崇正諫大夫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許國公蘇瓌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黃門
監梁國公魏知古中書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克國
公陸象先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頌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清水縣公李元紘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
陽縣子韓休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司空河東郡公
裴寂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太尉檢校中書令同
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无忌禮部尚
書河間郡王孝恭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
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
勣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左光祿
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
鄖國公殷開山衛尉卿夔國公劉宏基澤州刺史邛國
公長孫順德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右驍衛大
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右驍衛大將軍襄國公段
志元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左武侯將軍相州都督
鄆國公張公謹右武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
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安文館學士祕書監永
興縣公虞世南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
武陽縣公李亮左武衛大將軍那國公蘇定方夏官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
傑中書令漢陽郡公敬暉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中書令南陽
郡公袁恕已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

張仁愿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黃門侍
郎叅知機務脩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
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說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
琚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
中山郡公王峻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
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冀國公裴冕文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虢國公李嗣業平盧軍節
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
中丞顏杲卿常山郡太守袁履謙河南節度副使左金
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
守兼御史中丞許遠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
奕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齊雲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納言觀國公楊恭
仁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中書令虞國
公溫彥博中書侍郎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固安縣公崔敦禮戶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固安縣公崔敦禮戶

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圜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涇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范陽郡公盧承慶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宏文館
學士楚國公上官儀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左侍極兼
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
品樂城縣公劉仁軌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
安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
國公戴至德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
東西臺三品趙仁本中書令趙國公李敬元中書令兼
太子左庶子薛元超中書令趙國公李敬元中書令兼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納言樂平
縣男王德真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元同文
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岑
長倩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納
言博昌縣男韋思謙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
輔元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鳳閣侍郎同鳳
閣鸞臺三品杜景佺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
門下三品鄧國公韋安石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
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中書令迥遙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
日知檢校黃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中書令左丞相兼
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魏縣侯杜暹侍中趙城侯裴耀卿左武衛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荊州
都督周國公武士護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晉州都督總
管譙國公竇琮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簡右光祿大夫羅
國公張平高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鄧國公竇軌夔州
都督息國公張長孫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和左
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候將軍榮國公樊興左監門
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
貴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殿中監郢國公宇文
士及右武衛大將軍沔陽縣公安脩仁殿中監郢國公
寧郡公杜君綽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憚代州都督
同安郡公鄭仁恭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幽州
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彥雲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
武郡公劉師立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右監
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
公秦行師右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右衛大將軍
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鎮軍大將軍號國公張士

貴左衛大將軍瑯琊郡公牛進達鎮軍大將軍嘉州郡
公周護陝州刺史天水郡公邱行恭潭州都督吳興郡
公沈叔安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太子少師同中
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宋國公唐休璟
右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左領軍大將軍趙
國公李湛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殿中監
兼知總監汝南郡公翟無言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
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趙承恩將作大匠裴思諒右羽
林軍將軍宏農郡公楊執一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
行光祿卿駙馬都尉瑯琊郡公王薛崇簡右金吾衛大將軍京
鍾紹京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右金吾衛大將軍京
國公崔諤之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左
國公崔諤之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左
金吾衛大將軍鄧國公張暉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
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納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
臨淮郡王李光弼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
書霍國公王思禮左相幽國公韋見素太保韓國公苗
晉卿中書令趙國公崔圓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雲京河西隗右副
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太

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四
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
王馬璘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薛景仙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
郡公鄧景山河東節度副使兼鴈門郡太守光祿卿賈
循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
李愷東平郡太守姚闥右第二
愷豐於產業伊川膏

腴水陸上田脩竹茂樹白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部

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鄭巖天寶中仕至絳郡太守入

爲少府監田產亞於愷愷有子十餘人二子爲僧江涇

等與愷同遇害二子源彭存焉

源時年八歲爲賊所俘轉徙流離凡七八年及史朝義

走河北洛陽故吏有義源者贖之於民家代宗聞之授

河南府叅軍轉司農寺主簿以父死禍難無心祿仕誓不昏娶不食酒肉洛陽之北惠林寺愷之舊墅也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齋戒人未嘗見其所習先穴地爲墓預爲終制時時偃仰於穴中長慶二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曰處士李源卽故禮部尙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李愷之少子天與忠孝嗣茲貞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暨於衰暮多依惠林佛寺本愷之墅也寺之正殿卽愷之寢室源過殿必趨未嘗登踐隨僧一食已五十年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抱此貞節棄於清朝臣竊爲陛下

惜之詔曰禮著死綬傳稱握節捐生守位取重人倫爲
義甚明其風或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
上言者云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蕩生靈噬吞河洛贈
司徒忠烈公愷處難居首正色受屠兩河聞風再固危
壁首立殊節到今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可貫於神
明有巢由之風可希於太古山林以寄其跡爵祿不入
於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
以激人倫尙義可以驚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
者大儆於時是用擢自衡門立於文陛處以諫職冀聞
讜言仍加印紱式示光寵可守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

仍敕河南尹差官就所居敦諭遣發穆宗尋令中使齎
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疋往洛陽惠林寺宣賜源受詔
對中使苦陳疾甚年高不能趨拜附表謝恩其官誥服
色絹皆辭不受竟卒於寺

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丞遷右補

闕從天子入蜀後愷數年卒

彭以一子官

句有誤字

累歷州縣令長子宏仕官愈卑生三

子景讓景莊景溫自元和後相繼以進士登第

景讓

字後已寶厯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

遂知名沈傳師觀大和中爲尚書郎出爲商州刺史開

察江西表以自副

成二年入朝爲中書舍人二年十月出爲華州刺史潼

關防禦鎮國軍使

新書歷商華號三州刺史

四年入為禮部侍郎五

年選貢士李蔚後至宰相楊知退為尚書

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

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
苗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至右散騎
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
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
何庸母行景讓重請罪乃赦故雖老猶加錘軟已起欣
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眾謹召景
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侍上負
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
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入為
尚書左丞

大中朝為襄州刺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

封酒泉縣男

入為吏部尚書十一年轉御

史大夫

甫視事劾免御史盧栢威肅當朝

景讓有大志事親以

孝聞正色立朝言無避忌為大夫時宣宗舅鄭光卒詔

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況皇太后哀切之時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隆其第宅自家刑國允謂合宜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則前例所無縱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以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當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據開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卽服齊衰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于內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故

西漢有呂氏之移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篡殆革唐
命皆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
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
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僭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
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播之芳烈臣愚不肖謬竊
恩私實願陛下處於堯舜之上義軒之列所以甘心鼎
鑊伏進危言優詔報之乃罷兩日

為大夫三月蔣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

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媿恥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為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豈能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
景讓復為吏部

尚書

無新書

卒

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

諡曰孝

始為左丞蔣伸坐晏所酌酒語客曰有孝

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率爵伸曰無宜於公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為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

在會昌時抑厭不遷宣宗銜穆宗舊怨景讓建請遷敬文武三主以猶子行為嫌請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

昭穆事下百官議不然乃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實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斷

其騙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景溫

字德已

登第後踐歷臺閣

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

咸通中至工

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

累遷尚書右丞盧攜

當國弟隱由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目無敢繩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溫既舉職人皆

正

景莊亦至達官

張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謹慎善籌算為郡

守在河隴及天寶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爲節將竝委以營田支度等使進位衛尉卿仍兼行軍司馬使如故及加銀青光祿大夫帶上柱國因入奏稱旨特加賜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榮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元宗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佇當別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絹五百疋令宴集閭里以寵異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也哥舒翰追在西京薦爲少府監安祿山將犯河洛以介然爲河南防禦使令守陳留陳留水陸所湊邑居萬家而素不習戰介然至任數日賊已渡河雖率兵登城

兼守要害虜騎十萬所過殺戮煙塵亘天彌漫數十里

介然之衆聞吹角鼓譟之聲授甲不得氣已奪矣故至

覆敗凡旬六日城陷元宗以祿山起逆於河南要路懸勝以

購其首又諭已殺其子慶宗等祿山入陳留北郭安慶

緒見勝白於祿山祿山于輿中兩手撫胷大哭數聲曰

我有何罪已殺我兒便縱凶毒前有陳留兵將降者向

萬人行列於路祿山命其牙將殺戮皆盡流血如川乃

斬介然於軍門祿山氣乃稍解頓師於陳留郭下以其

將李庭望爲節度鎮之十五載元宗贈介然工部尙書

與一子五品官

崔無詖者京兆長安人也本博陵舊族父從禮中宗韋
庶人之舅景龍中衛尉卿時中書令鄴國公蕭至忠才
位素高甚承恩顧敕亡先女冥婚韋庶人亡弟無詖婚
至忠女后爲女家中宗爲兒家供擬甚厚時人爲之語
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婦及韋庶人敗至忠女亦死無詖
坐累久貶在外開元中爲益州司馬會楊國忠爲新都
尉與之歡甚國忠因事引用之累轉陝郡太守少府監
滎陽郡太守安祿山率衆南向無詖召募拒之及賊陷
陳留郡後凶威轉盛戈矛鼓角驚駭城邑兩宿及滎陽
乘城自墜如雨故無詖及官吏盡爲賊所虜

皆死賊手
詔贈無詖

禮部尚書賊以其將武令珣鎮之

盧奕皇門監懷慎之少子也與其兄奐齊名大腹豐下

眉目疎朗謹愿寡欲不尚輿馬克已自勵開元中任京

兆司錄參軍天寶初爲鄆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

如奐之所治也天寶八載轉給事中十一載爲御史中

丞始懷慎與奐竝爲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時人

美之奕留臺東都又分知東都武部選事十四載安祿

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奕前遣妻子懷印間

臺爲賊所執卽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

事西向再拜而辭罵賊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奕臨刑與李愷同見害元宗聞而憫之贈兵

不空口逆

而辭罵賊

黨爲變色

部尙書太常議諡博士獨孤及議曰盧奕剛毅朴忠直
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陷沒于
時東京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
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恥苟活
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
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感憤數賊梟獍之罪觀者
股栗奕不變其色而北面辭君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
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
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慰及
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

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昔荀息殺其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食焉不避其難也元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身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克孔惺奕廉察之任切於元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甚於水火於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

諡法圖國忘身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
志藩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
身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
至可謂秉德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
遵業請諡曰貞烈從之

蔣清者故吏部侍郎欽緒之子舉明經調補太子校書
郎鞏縣丞

東都留守李愷
賢之表爲判官

盧奕留之憲府清與諸兄溢

沈知名於時奕之被害清亦死焉

贈禮部侍郎敬宗時
錄其孫郾爲伊闕令

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諡大和初其
出吏部郎中王高言之朝追諡曰忠

顏杲卿

字瑯琊臨沂人

與真卿同
五世祖

世仕江左五代祖之

推北齊黃門侍郎脩文館學士亡入周始家關內遂為
 長安人焉曾伯祖師古貞觀中祕書監自有傳曾祖勤
 禮崇文館學士祖甫曹王侍讀父元孫垂拱初登進士
 第考功員外郎劉奇榜其詞策文瑰俊拔多士聳觀歷
 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新書刺史卒杲卿以蔭受官

調遂州司性剛直有吏幹嘗為刺史詰議正開元中與

春卿弟曜卿竝以書判超等為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

目政稱第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天寶十四載攝

常山太守時安祿山為河北河東採訪使常山在其部

內其年十一月祿山舉范陽之兵詣闕杲卿及長史袁
履謙謁于道賜

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謙悟

十二月十二日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遂寇潼關

卽危宗社時從弟真卿為平原太守初聞祿山逆謀陰

養死士招懷豪右為拒賊之計至是遣使告杲卿遺甥

至常山相與起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

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前內邱丞張通幽

等謀開土門以背之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

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

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

郭仲邕時祿山遣蔣新書欽湊高邈率眾五千新書守

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召欽湊至郡計

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於傳舍

會飲既醉令袁履謙與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手力翟

萬德等殺欽湊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屍滹沱河中夜履謙以欽湊

首見杲卿相與垂泣喜事交濟也是夜橐城尉崔安石

報高邈還至蒲城卽令馮虔翟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詰

朝高邈之騎從數人至橐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

安石給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

等擒而執之是日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萬

德伏兵於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卽日縛二賊將還郡

杲卿遣子安平尉泉明及賈深張通幽翟萬德函欽湊

之首械二賊送於京師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留泉明

賈深等寢杲卿之表

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于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

承業

自止表獻之以爲己功元宗不之知擢拜承業大將軍

牙官獲賞者百數元宗尋知杲卿之功乃加衛尉卿兼

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爲常山太守杲卿

當作賈深

爲司馬杲

卿旣斬賊將收兵練卒乃檄告河北郡縣言朝廷以榮

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哥舒翰爲副統衆三十萬卽出

土門

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

走郡縣聞之

趙鉅鹿廣平河間

皆殺賊守將

傳首常山

遠近響應時

十五郡皆爲國家所守時安祿山遣使

段子光

傳李愷盧

奕之首徇河北至平原真卿殺賊使收藏愷等首清池

尉賈載亦斬僞署景城守劉元道傳首於平原饒陽郡

守盧全誠亦據郡舉兵會於真卿時常山平原二郡兵

威大振祿山方自率衆而西已至陝虢聞河北有變而

還乃命史思明蔡希德率衆渡河十五年正月思明攻

常山郡

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

城中兵少衆寡不敵

求救於河東承

業前已攘殺

賊功兵不出

禦備皆竭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履謙爲賊

所執

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巡殺之

送於東

都思明旣陷常山遂攻諸郡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

陵文安魏郡信都復爲賊守祿山見杲卿面責之曰汝

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爲判官遂得光祿太常二丞便用

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而報曰

我世爲唐臣常守忠義縱受汝奏署復合從汝反乎且

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耳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

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令縛於中橋南頭從西第

二柱節解之比至氣絕大罵不息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

年六十五是日杲卿幼子誕姪詡及袁履謙皆被先截手足

何千年弟在傍含血噴其面因加割鬻路人見之流涕

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于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通幽爲普

安太守上皇杖殺之

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儀之師自土門東下

復收常山郡杲卿履謙等妻女數百人繫之獄中光弼

破械出之令行喪服給遣周厚

初杲卿被殺徇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

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

至德二年冬廣平

王收復兩京史思明以河朔歸國時真卿爲蒲州刺史

乃令泉明於河北求訪血屬杲卿妹先適故榆次令張

景儋妹女流落賊中泉明一女亦落賊中俱索購錢三

萬泉明悉索所費購姑女而還比復納購已女遂失而

袁履謙已下父之將吏妻子奴隸等三百餘人轉徙賊

中窮窘無告泉明悉以歸蒲州真卿贍給久之隨其所

詣而資送之泉明求其父屍於東都得其行刑者言泉

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果

無一足卽日與履謙之屍各爲一柩扶護還長安葬長安鳳

棲原逖季明同塋初履謙妻疑夫柩殮衣儉薄發棺視之一與

泉卿等履謙妻號踊感歎待之如父泉明之志行仁義

如此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既爲承業所遣未至而

革送幽州間關得免肅宗拜泉明團李光弼獲泉明裏以

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

官廉而孤貌相從百口飣粥不給無溫歎居母喪毀骨

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春卿惆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

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

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

尉蘇頌代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櫻欄賦自託頌遠出之

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玉真公主得不死時人

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捉眞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
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眞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果卿
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
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乾元元年五月

詔曰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恒州刺史顏杲卿任彼專
城志梟狂虜艱難之際忠義在心憤羣兇而慷慨臨大
節而奮發遂擒元惡成此茂勲屬胡虜憑陵流毒方熾
孤城力屈見陷寇讐身沒名存實彰忠烈夫仁者有勇
驗之於臨難臣之報國義存於捐軀嘉其死節之誠未
備飾終之禮可贈太子太保
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
郡夫人初博土裴郁以杲
卿不執政但諡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諡焉
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
逖季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

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蔣松
柏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諡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畧
禮部尙書蘇頲嘗謂今頗收及爲益州表署列將敗吐
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
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
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琅岑翳
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
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
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兼副使知
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

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瑞元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諡曰忠

薛愿河東汾陰人父綰禮部郎中兄崇一尙惠宣太子女宜君縣主女弟爲廢太子瑛妃愿坐宮廢貶官祿山之亂南陽節度使魯炁奏用愿爲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力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

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
無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爲木驢木鵝雲
梯衝棚四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
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送於東都
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名爲其主
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堅

京兆涇陽

人武德功臣王之王元孫

王事隋爲監門直閣李密據洛口王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

之百戰不勦世充歸東都素王東狗洛王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王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王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爲模倣出爲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王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僚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王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

盡賊吾不反問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
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
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
怠大小之務無不親卒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
書
初妻邠王守禮女建寧縣主魯炅奏爲潁川縣長史
兼防禦副使

張巡

字

蒲州河東人

鄧州南陽人

兄曉開元中監察御史兄

弟皆以文行知名巡聰悟有才幹舉進士三以書判拔
萃入等天寶中

由太子通事舍人

調授清河令有能名重義尙

氣節人以危窘告者必傾財以恤之

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

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必爲國怪祥朝宦不可
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
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祿山之亂巡
救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

爲真源令說譙郡太守令完城募市人爲拒賊之勢

天寶

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悟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元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時吳王祗爲靈昌太守奉詔紮率河南諸

郡練兵以拒逆黨濟南太守李隨副之巡與單父尉賈

賁各召募豪傑同爲義舉

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悟走襄邑爲頓邱令盧諤所殺賁引

軍進至雍邱巡與之合有衆二千

時雍邱令令狐潮欲以其城降賊民

吏百餘人不從命

新書潮附賊東敗淮陽兵虜其衆

潮皆反接仆之於

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鬪

新書潮暫出行部

而反接者

自解其縛閉城門拒潮召賁賁與巡引衆入雍邱殺潮妻子嬰城守備吳王祗承制授賁監察御史數日賊來

攻城賁出鬪而死巡乃合賁之衆城守

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

主兵間道表諸朝騰賤祇府祇乃舉竟以東委巡經畧

令狐潮引賊將李廷望攻

圍累月賊傷夷大半

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吾心

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卻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軍來然素善巡至城下請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賁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潰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

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自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祗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

祿山乃於雍邱北置杞州築城壘以絕餉

路自是內外隔絕又相持累月賊鋒轉熾城中益困

是於

河南節度使嗣號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招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時許遠爲睢陽守與城父令姚閭同守

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祿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薛

愿守穎川許遠守睢陽皆城孤無援愿守一年而城陷

叔冀一年而自拔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

巡以雍邱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

結陣詐降至德二年正月也

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

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

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屍於汴水

爲不流朝元宗聞而壯之授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

宗夜去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

果穀巡諫曰宗社尙危園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巨不聽尹子奇攻圍旣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人

心危懼慮將有變

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

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月中二十戰氣不衰遠白
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
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
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
覆其衆還輒曰吾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
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
羊悉分士卒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
御史閻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
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
而賞不直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推牛大饗悉軍戰
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
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抵子琦所
斬將拔旗有太酋被甲引拓羯千餘騎麾幟乘城招巡
巡陰絕勇士數十人墮中持鉤陷刀彊弩約曰聞鼓聲
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謀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
兵不能前俄而絕士復登陴賊皆愕胎乃拔甲不出巡
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
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
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饘濮陽濟

陰遠固爭不聽濟陽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
句斷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殺救兵不
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干挂之使不得進篝火
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
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瘡傷氣乏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

軍士曰請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

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

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僅以哺卒至羅

雀掘鼠煮乃括城中婦人旣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

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替巡曰

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

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

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竝誅

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

降賊將甚多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許叔冀問衡

皆得其死力望莫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如叔冀請師不

肯救死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求援於進明引精騎三十員出

死鬪叔冀不敢應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進明與

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凌

逼重圍半年食盡兵窮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

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啖軍人

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城中之人分當解賊但睢陽既

拔卽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

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言發響應何得晏安自處

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霽雲旣

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

本州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

矢所以霽雲自臨淮還睢陽繩城而入至真源李貴遣

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人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

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

乃啟門驅賊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賊知外援

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十月癸

賊攻城士城陷巡與姚閭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衆

誓師背裂血流齒牙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

俱竭不能成遏強寇保守孤城臣雖爲鬼誓與賊爲厲
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背裂嚼齒
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
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爲
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
禮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

留

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
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

者敢不死
亦不肯降

是日與姚閻霽雲

雷萬春等三十六人

同被害

巡年四十九

唯許遠執送洛陽

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
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

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
不納賜百緡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

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橐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器械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斷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鎰代進明節度河西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川鄧景山四節度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鎰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

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
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竝寵其子孫睢陽雍邱賜徭
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孜婺州司馬皆
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
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
閆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他子去疾遠子
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
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於凌烟閣睢陽至
今祠享號
雙廟云

姚閆者浹州平陸人故相梁國公崇之姪孫父弇開元

初歷處州新書刺史閆性豪蕩好飲譴善絲竹歷壽安

尉城父令與張巡素相親善以守睢陽之功累加東至

德二年春加檢校尙書侍郎賈賁者故閆州刺史璿之

子也南霽雲者魏州頓邱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

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尙衡擊汴州賊

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
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
齋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
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
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
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雷萬春
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邱萬春立城上
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
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
壁雍邱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
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畧不
及霽雲而強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巡之遣霽
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麟
陸元鎰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陵禮馬日昇張惟清廉
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
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許遠者杭州鹽官人也世仕江右曾祖高陽公敬宗龍
朔中宰相自有傳遠清幹初從軍河西爲磧西支度判

官章仇兼瓊鎮劔南又辟爲從事慕其門欲以子妻之
遠辭兼瓊怒積他事中傷貶爲高要尉後遇赦得還祿
山之亂不次拔將帥或薦遠素練戎事元宗召見拜睢
陽太守累加侍御史本州防禦使及賊將尹子奇攻圍
遠與張巡姚閻嬰城拒守

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

經年外救

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
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皆害

之

新書執送洛陽不屈死與此異

初賀蘭進明與房琯素不相叶及琯

爲宰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琯奏用進明爲彭城太守
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嗣號王巨復用靈昌太守

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
挫進明號王巨受代之時盡將部曲而行所留者陳退
羸兵數千人劣馬數百匹不堪扞賊叔冀恃部下精銳
又名位等於進明白謂匹敵不受進明節制故南霽雲
之乞師進明不敢分兵懼叔冀見襲兩相觀望坐視危
亡致河南郡邑爲墟由執政之乖經制也

大曆中巡子去瘕上書曰

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
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
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
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
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
皆知之使國威喪嗣巡功業隳敗則遠與臣不共戴天
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
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

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
感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飯可乎當此
時去疾尙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
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
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開遠事非是
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
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
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
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
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

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新書贊曰張巡許遠可爲烈士矣夫矣以疲卒數萬嬰
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
牽掣首尾厯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
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
矣巡先死不爲遠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
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界名無窮不待留生
而後顯也唯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
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

齊餓路西山孔子
稱仁何以異云

程千里京兆

萬年

人身長七尺骨相魁岸有勇力本磧西

募人累以戎勲官至安西副都護天寶十一載授御史
中丞十二載兼北庭都護充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
領阿布思先率衆內附隸朔方軍元宗賜姓名曰李獻
忠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用獻忠爲副將後有詔移獻
忠部落隸幽州獻忠素與祿山有隙懼不奉詔乃叛歸
磧北數爲邊患元宗憤之命千里將兵討之十二載十
一月千里兵至磧西以書喻葛祿邏令其相應獻忠勢
窮歸葛祿邏部葛祿邏縛獻忠并其妻子及帳下數千

入送之千里飛表獻捷天子壯之十三載三月千里獻
俘於勤政樓斬之於朱雀街以功授右金吾衛大將軍
同正仍留佐羽林軍祿山之亂詔千里於河東召募充
河東節度副使雲中太守十五載正月遷上黨郡長史
特進攝御史中丞以兵守上黨賊來攻城屢爲千里所
敗以功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至
德二年九月賊將蔡希德圍城數以輕騎挑戰千里恃
其驍果開懸門率百騎欲生擒希德勁騎搏之垂將擒
而希德救兵至千里斂騎而退橋壞墜坑反爲希德所
執仰首告諸騎曰非吾戰之過此天也爲我報諸將士

乍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人聞之皆泣下晝夜嚴兵城守賊竟不能拔送東都安慶緒捨之僞署特進囚之客省及慶緒敗走爲嚴莊所害其年十二月上御丹鳳樓大赦節文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烈士徇義雖沒猶存李愬盧奕袁履謙張巡許遠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卽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其家口深加優恤自是赦恩無不該於節義而程千里終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戎兵入赴難河隴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之屈部下如一

及矢石俱盡糧儲竝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刎而死建中初朝廷聞之贈工部尙書

張興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趙而辨爲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吾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誠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

能爲國掃除反爲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
我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
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
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
山非數帝豎是苟延歲月終卽擒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
罵曰吾能裒強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爲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閭
少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沈畧善
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當是時幽
州兵最強財雄士驕悍日思并吞不知有上下禮法廷

王問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
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
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剋多難可勒勲鼎彝若何泚
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
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廩爲殫因勸泚入朝泚
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
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爲逆卽悔勉公爲
善何悔爲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
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
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

桀傲稍革廷玉遂蒞朝事泚乃奏涿州爲永泰軍薊州
靜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
屬盧龍軍稍削而泚內畏弟滔逼已滔亦勸泚入朝乃
以軍屬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爲功臣首後務至
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
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爲太子時知廷
玉名及見禮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
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爲司馬體微爲要籍滔有請於
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悅寢傲肆
自用左右有惡廷玉者妄云素毀滔欲四分燕廷玉倡

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
泚書云云泚恚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
表而泚亦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戶
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謀伺諸朝曰上若不殺
廷玉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
勞廷玉曰爾姑行爲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至藍田驛
人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趨潼關廷
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
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耶今吏使我出
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於河宰

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巖郢欲逐之得廷玉死狀卽抵
詹死而斥出郢帝憫廷玉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平朱
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并官一子而帝方
招來涓寢其奏遂已

邵真者恒州節度使李寶臣之判官也累加檢校司封
郎中兼御史中丞專掌文翰寶臣深所信任寶臣死其
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已田悅遣人說惟岳同叛真泣
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國厚恩大夫縵經之中遽欲違
命同鄰道之惡違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悅與我密邇
絕之又恐速禍正已稍遠絕之易耳但令悅使還報請

徐思其宜執正已使於京師因請致討朝廷必嘉大夫之忠而旌節可得惟岳然之令真草奏將發孔目吏胡震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將吏會議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朝背之伏恐生事今執其來使送於京師大善脫未爲朝廷所信正已兵強忽來襲城孤軍無援何以敵之不若仍舊勿絕徐觀其變惟岳又從之真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薛廣嗣詣河東節度馬燧軍求保薦田悅屯兵束鹿聞其謀遣人謂惟岳曰邵真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討其罪矣惟岳懼遂殺真朝廷聞而嘉之贈戶部尙書

符璘者字元亮沂州臨沂人田悅之將父令奇初為盧龍軍裨將

度使薛嵩署為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為右職初馬燧李抱真李芄等破

田悅於洹水燧等進屯魏州令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

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縲京師宗族屠地

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

忍人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醢兒今

對時悅與李納會於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人

隨之至是納為河南諸軍所逼自濮陽奔歸濮州徵兵

於悅悅遣璘將三百騎護送之璘與父別納兵既歸遂悉

其眾降於燧燧署璘為軍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

丞封義陽郡王實封一百戶璘父令奇初為悅部將自

是因璘之出遂令三子同降於燧悅怒執令奇令奇大

呼慢罵之

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

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

悅族其家贈令奇戶部尚書

璘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

表其寬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爲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母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

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趙曄字雲卿鄧州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焉貞觀中主客

員外郎德言曾孫也父敬先殿中侍御史曄志學善屬

文開元中舉進士連擢科第補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評

事貶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採訪使韋陟以曄

履操清直頗推敬之表爲賓僚陟罷陳留採訪使郭納復奏曄爲支使及安祿山陷陳留因沒於賊時有京兆韋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被逆賊沒入爲婢江西觀察使韋僊族兄弟也曄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置之別院厚供衣食而曄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復東都曄以家財資給而訪其親屬歸之識者咸重焉乾元初三司議罪貶晉江尉數年改錄事叅軍徵拜左補闕未至福建觀察使李承昭奏爲判官授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試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入爲膳部比部二員外膳部倉部二郎中祕書少監曄性孝悌敦重交

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
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
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而曄早擅高名在宦
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
身在郎署子嘗徒步官旣散曹奉祿單寡衣食不充以
至亡歿服名檢者爲之歎息建中四年冬涇原兵叛曄
竄於山谷尋以疾終追贈華州刺史子宗儒別有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姪姪
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
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

朱泚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華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遷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公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爲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旣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玢爲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玢爲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襄城知其謀以告希烈使李克誠率驃軍千人劫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玢憺始約事覺毋相引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請乞師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玢司徒憺工部尙書擢清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又有呂賁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先欽皆死希烈之難贈

賁秀琳尙書左右僕射與朝等皆職尙書遣蕭昕致祭
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非常降
一等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子鄆爭襲封有司奏曾
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真食不幸絕嗣宜令鄆以
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戶

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也以武勇爲朔方邠寧節度兵馬
使兼御史大夫李懷光養爲子累至右武鋒都將時懷
光軍屯三橋將與朱泚通謀演芬乃使門客郤成義密
疏且言懷光無狀請罷其總統成義至奉天乃反以其
言告懷光子璀璀密告其父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以

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爲腹心公上負天子安可責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異心欲守事一人幸免呼爲賊死常分也懷光使左右鬻食之皆曰此忠烈士也可令速死乃以刀斷其頸德宗追思義烈贈兵部尙書仍賜錢三百千又捕得郃成義於朔方戮之先是詔懷光鐵券懷光奉詔倨慢左都將張名振大呼軍門曰太尉見賊不擊天使到不迎固將反耶且安史兩賊僕固懷恩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資忠義之士立功勲耳懷光聞之召謂曰我不反爲賊強盛須蓄銳俟時耳無幾懷光引軍入咸陽名振曰公乃

言不反今此來何也何不急攻朱泚收復京城以圖富貴懷光曰名振病狂使左右殺之

張仵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洛田悅攻之仵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仵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誓爲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與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仵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

州刺史在州十餘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詔未至病卒

貞元二十一年贈尙書右僕射有子重政軍吏欲立爲

郡將重政母徐氏固拒不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錡乃免詔曰前昭

義軍泗州行營衙前兵馬使大中大夫試太子賓客兼

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勲力惟推義勇夙聞克家之美

常稱撫衆之才近者其父初亡羣小扇惑誘以奇計俾

職軍麾而重政與其母兄號泣固拒遂全懇願奔告元

戎不爲利回成其先志於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軍政

父安行義昭著念茲名節感歎良深宜洽恩榮俾宏激

勸禮無避於金革理當由於權奪戎章憲府式示兼崇

可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仍委淮南節度使與要職事任使又詔曰張重政母高平郡夫人徐氏族茂姻閥行表柔明懷正家之美有擇鄰之識頃當變故曾不詭隨保其門宗訓成忠孝雖圖史所載何以加之念其令子已申獎用特彰母儀之德俾崇封國之榮可封魯國太夫人

甄濟字孟成中山無極人家於衛州少孤天寶中隱居

衛州青岩山人伏其操行約不畋漁

採訪使苗晉卿表薦之諸府五辟詔

上至堅卧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詔未至

採訪使安祿山表薦之

祿山入朝求濟

於元

授試大理評事充范陽郡節度掌書記

祿山至衛使太守鄭

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釣禮居府中議論正直

天寶末安祿山有異

志謀以智免衛縣令齊玘誠信可託乃求使至衛具以誠告弟愷密求羊血以爲備至夜僞嘔血疾不能支遂昇歸及祿山反使僞節度使蔡希德領行戮者李揆等二人封刀來召察濟詐不起卽就戮之濟以左手書云去不得李揆持刀而前濟引首以待希德歔歔嗟歎之曰李揆退以實病報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至縣強昇至東都安國觀經月餘代宗收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乃送上都肅宗館之於三司使令授僞命官瞻望以媿

其心授祕書郎

或言太薄

轉太子舍人寶應初

來填辟爲襄陽節度叅軍

拜刑部

新書禮部

員外郎

宜城楚昭王廟塽地廣九十年

魏

少遊奏授著作郎兼侍御史終於襄州

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

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饑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

元和中

襄州節度使袁滋奏其節行

與權臯同科宜載國史

詔曰符風樹

節謂之立名歿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祕書省

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

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機覩逆亂之潛

盟不從脅污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賁於松楸藩方

所陳允叶彛典追加命秩以獎忠魂可贈祕書少監

逢

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脩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污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爲蓋憐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顯而廢忠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劉敦儒開元朝史官左散騎常侍子元之孫敦儒母有

心疾非日鞭人不安子弟僕使不勝其苦皆逃遁他處惟敦儒侍養不息體常流血及母亡居喪毀瘠骨立洛

中謂之劉孝子

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於閭

元和中東都留守權

德輿具奏其至行詔曰孝子劉敦儒生於儒門稟此至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用宏勸獎而服官常分曹洛師俾遂私志可左龍武軍兵曹叅軍分司東都

後爲起居郎

高沐勃海人父憑從事於宣武軍知曹州事李靈曜作亂憑密遣使奏賊中事狀詔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已盜有曹濮憑遂陷於賊數年卒沐貞元中進士及第以家族在鄆李師古置爲判官居數年師道擅襲每謀不順沐與同列郭昉

郭昉

李公度等必廣引古今成敗論之

前後說師道爲善者凡千言其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

英皆爲師道信用乘間相與涕泣於師道前曰文會等

血誠憂尙書家事反爲高沐輩所嫉尙書奈何不惜十

二州之城成高沐等百代之名乎復日夜讒構繇是漸

見疑忌令沐知萊州新書事沐上書盛今山東煮海之

謀皆林英因奏事至京逼邸吏密報師道云高沐潛有

誠款至朝廷矣師道大怒李文會從而構成之沐遂遇

害於遷所而囚郭昉於萊州新書濮州凡十年其血屬皆徙遠

地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數縣而還以

緩王師昉爲僧書藏衣絮間使郭航問道走武寧軍

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萊淄賊倚海不爲備且居

皆罪人無與守始昉畏事洩署師道所信吏劉諒名以

遣愿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爲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
道問關回遠還昉所未幾師道召航昉疑事露欲引決
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殺遂絕及王師討師
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海
州若拾遺及淮西平師道漸懼李公度與其將李英曇
頗用昉策乘其懼也說師道獻三州及入質長子初甚然之中悔
將殺公度新書英曇賈直言聞之謂師道用事奴曰今大禍
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又殺公度新書英曇是益其疾也
乃止逐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
右崔清皆以仗順爲賊所惡李文會呼爲高沐之黨沐
遇害承寵等同被囚放郭昉名亞於沐雖不死備嘗困
辱矣及劉悟平賊遽召李公度執手獻歛既除滑州節

度首辟昉及公度爲從事元和十四年四月詔曰國難
忘死爲臣之峻節顯忠旌善有國之令猷日者妖豎反
覆侮我朝章而濮州刺史高沐劫在兇威潛輸忠款諷
其不庭之咎將冀革心數其煮海之饒聿求利國伏奏
必陳於逆節漏師常破其陰謀竟以盜憎遂死王事歿
而不朽風聲凜然式表漏泉之澤且彰勁草之節可贈
吏部尙書仍委馬總訪其遺骸以禮收葬優恤其家若
有子孫具名聞奏

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昉
世居齊初昉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

開其家賊中乃罷遂爲賊
聘二人卒能以忠顯名

賈直言者

河朔舊族也
史失其地

父道冲

新書
名道

以伎術得罪貶之

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

視稍怠卽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

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斃後從事於李

師道師道不恭朝命直言冒刃說者二與櫬說者一師

道訖不從

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縲者以獻師道怒囚之

及劉悟斬師道節

制鄭滑得直言於禁錮之間又嘉其所爲因奏置幕中

後遷於潞亦與之俱行

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

汶代節度事泄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

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耶他日復爲軍

中所指笑悟聞感悔

悟纖微乖失直言必盡理箴規以

是美譽日聞於朝穆宗以諫議大夫徵之悟拜章乞留

復授檢校右庶子兼御史大夫依前充昭義軍行軍司

馬悟用其言終身不虧臣節

始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

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擅著耶悟死從諫不發喪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鄰道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議曰父死不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爲功臣然以張汝故自謂不潔淋頭卒羞死耶今日乃欲反耶從諫起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是速死耳若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爲元濟矣從諫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初從諫惟鄆兵二後歷太子賓客大和千同謀直言既折之軍中遂安

九年三月卒廢朝一日贈工部尙書

庾敬休字順之其先南陽新野人祖光烈與仲弟光先祿山迫以爲官皆潛伏奔竄光烈爲大理少卿光先爲

吏部侍郎父何當賊泚盜據宮闕與季弟倬逃竄山谷

何終兵部郎中敬休舉進士以宏詞登科授祕書省校

書郎從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賢校理遷右拾遺集賢

學士歷右補闕稱職轉起居舍人

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羣臣以次對言可傳

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錄本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幾密有不可露罷之俄遷禮

部員外郎入爲翰林學士遷禮部郎中罷職歸官又遷

兵部郎中知制誥丁憂服闋改工部侍郎權知吏部選

事遷吏部侍郎上將立魯王爲太子慎選師傅改工部

新書侍郎兼魯王傅奏劔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稅茶

及除陌錢舊例委度支巡院勾當權稅當司於上都召

商人便換大和元年戶部侍郎崔元畧與西川節度使
商量取其穩便遂奏請茶稅事使司自勾當每年出錢
四萬貫送省近年已來不依元奏三道諸色錢物州府
逗留多不送省請取江西例於歸州置巡院一所自勾
當收管諸色錢物送省所冀免有逋懸欲令巡官李濟
專往與德裕遵古商量制置續具奏聞從之又奏兩川
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糴兩川闕官職田祿米以救貧
人從之再爲尙書左丞大和九年三月卒於家敬休姿
容溫雅襟抱夷曠不飲酒茹葷不邇聲色著論善錄七

卷贈吏部尙書

弟簡休亦至
工部侍郎

辛讜故太原尹雲京之孫壽州刺史晦之猶子也性慷

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

初事李嶧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居

揚州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匡難之志成通十年龐勛

亂徐泗時杜悋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

時兩淮郡縣皆陷悋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

時讜寓居廣陵乃仗劍拏小艇趨泗口貫賊柵入城見

悋悋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

樞方話子爲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

讜亦謂悋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

同悋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悋憂

之延樞知必來曰讜至可表爲判官悋許諾俄而至悋喜曰聞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

出可以救援

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於洪源

新書作洪澤

驛相

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

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

至

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

之淮南都將王公弁

新書作袁公昇

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

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

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更欲何爲不

唯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

卽是寇場公何獨存耶卽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

望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勇士

三百新書隨讜入泗州

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於地泣以謝衆旣

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爲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以濟夜半斬賊柵

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伯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

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

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伯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

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

無言而還卽齎伯書幣犒其使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

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淮南大將李湘率師五千來

援賊詐降敗於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爲賊所執自是無

援賊併兵急攻以鐵鑕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

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生瘡軍儲漸少分食

稀粥賴讜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

軍至

復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讜為賊計

可信

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

得進讜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懼叫怕與

下迎泣表其功於朝授監賊解圍而去初讜求救也過

察御史園凡十月乃解賊解圍而去初讜求救也過

妻二十萬 讜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

則書二姓名謂怕曰志之得嗣為幸怕益感之讜少耕於野有

牛鬪眾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

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然讜癰短才及中人

後貴力亦 賊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怕遷鄭滑

節度讜亦從之為賓佐怕卒乃退歸江東以隱居為事

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

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案此與舊書異

忠義

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爲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王僻嬰一城乃爲大逆何也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洎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爲稍邪或竊其書示

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詬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而求死邪抵溷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碣滔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繇問策繇曰王爲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爲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他日謂人曰我無碣繇遜何乏事卽害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遜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

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
揆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旣而更授昭義軍節度
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
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
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
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聲不輟至死
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贊曰獸解觸邪草能指佞烈士徇義見危致命國有忠
臣亡而復存何以喪邦姦邪受恩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四